

# 人氣國寶展 · 1—— 詩中有名物

■ 何炎泉、林容伊、張蒞、陳玉秀、陳建志、蔡慶良

人氣國寶文物，件件都有其珍貴的理由、美麗的所在、製作的點滴和背後的意義。這次，我們首先為您選出八件寶貝分兩檔，自 2020 年 1 月 22 日至 9 月 6 日在故宮南部院區 S302 展廳展出，讓大家感受站在它們面前的悸動，細細品嚐古代美學與歷史文化超越時空的精彩，那種非同尋常的樂趣，希望蒞臨本展的各位都能盡情暢享。

## 楔子

本院向以典藏宋、元、明、清歷代皇室府庫所收珍寶聞名於世，加之成立以來陸續接受捐贈及戮力購藏的精品，典藏著無數動人心魄的名家巨跡，與鬼斧神工的巧作逸品。多年來一直透過辦理各式展覽、影片和新媒體裝置，期望能將故宮典藏文物之美傳遞給每一個人。自南部院區開館以來，更致力於推出國寶系列展覽，期待藉由基地與接觸面的增加，擴散這些璀璨與美好。

本展以「人氣國寶展」為名，其中包含的願望，在於與當今你我的連結。今次許多展件，如〈翠玉白菜〉與〈玉鴨〉（分檔展出）、〈犧尊〉、〈玉鰲魚花插〉、〈嬰兒枕〉、〈夷則鎛鐘〉等都是在廣受好評的「國寶總動員」與「國寶迷宮」影片裡粉墨登場的人氣角色。此外，還有在書法史上備受尊崇的絕世墨寶——宋代黃庭堅的〈寒山子龐居士詩〉卷與米芾的〈尺牘〉卷（分檔展出）。就讓我們從這些多少有點熟悉的名品開始，領略令人驚奇與心蕩神馳的古代藝術世界。

## 白牡駢剛·犧尊將將

### 戰國中期〈嵌綠松石金屬絲犧尊〉

尊為盛酒容器的通稱，青銅尊除了有圓尊、方尊，還有一類鳥獸形酒尊，以鳥類或動物形的全貌作為造型，其中牛形尊又習稱「犧尊」。在《詩經·魯頌·閟宮》中的詩句：「白牡駢剛，犧尊將將」可見描述犧尊（圖 1）作為酒器陳列的樣子。

此器作牛形輪廓，雙耳挺立，身軀壯碩，曲線自然，四足結實，彷彿可見姿態和肌理。背上有活動式的圓形器蓋作開闔，於此可注入酒液，盛裝於中空的器腹，器物傾倒時，由張嘴的口部流出。此件犧尊有著金色的眼珠，鼻梁、眉、額以綠松石點綴，頸部鑲金色環圈，背蓋亦以金箔嵌成蟠龍紋，為全器的醒目特徵。在器身大面積的光滑表面，則以紅銅絲盤繞幾何勾連紋。若再仔細觀察，可見犧尊頭、尾的細部毛髮由銀絲勾勒，眼眶和耳內除了銀絲外，則再填以黑漆，全器遠觀看似簡潔，細察可見裝飾的繁複。透過金屬材料和寶石的充分運用，呈現戰國時期（西元前 475- 西元前 221）精湛



圖1 | 戰國中期 嵌綠松石金屬絲犧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的金銀絲鑲嵌工藝。

根據考古資料的比對，此件犧尊的年代約為戰國中期，類似器形也見出土於戰國時期墓葬，如江蘇漣水三里墩大型墓葬及河北中山國靈壽城成公墓。此器曾著錄於清乾隆

皇帝（1711-1799；1735-1796在位）敕編的《寧壽鑑古》卷四頁二十三，是以入藏時間不晚於成書年代（約1776-1781）。依《故宮物品點查報告》紀錄，此件犧尊最後的陳設位置為養心殿，顯示在清宮受到的喜愛和珍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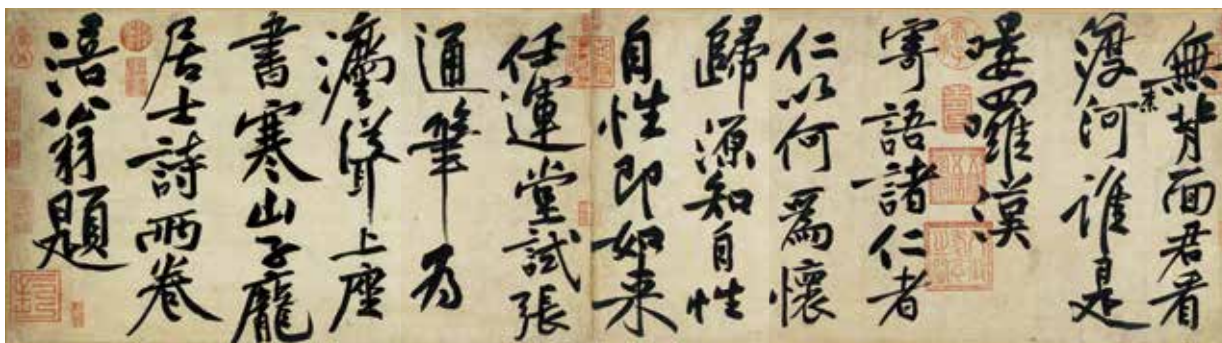


圖2 | 宋 黃庭堅 書寒山子龐居士詩 卷 紙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線條圓勁·控馭自如

#### 宋黃庭堅〈書寒山子龐居士詩〉卷

黃庭堅（1045-1105），字魯直，號涪翁、山谷道人，江西分寧人。擅長詩文、書法，和蘇軾、米芾、蔡襄並列為北宋四大書家。

元符元年（1098）三月，黃庭堅由黔州（四川彭水）出發，六月抵達新謫居地戎州（四川宜賓），途中「觀長年盪漿，群丁撥棹」，深刻體悟到古人「沉著痛快」的筆法真諦。同年十月遷入新居，此作（圖2）正是在「任運堂」中試「張通筆」所書，內容原應為唐代僧人寒山子與龐居士詩作，然僅剩寒山子詩兩首半，第三首後半與龐居士詩已佚失，推測書於元符二年至三年間（1099-1100）。戎州時期的生活困頓，居處也相當簡陋，同時受到臂痛、足疾與腸胃等病痛之苦，卻依舊對於書法有著濃厚的興趣，加上大悟筆法奧妙，因此成為其書風的重要轉變期。細觀此卷墨色映潤，線條圓勁厚實，筆法控馭自如，為其晚年精彩的大行書代表作品。

乾隆皇帝（1711-1799）在隔水上書「雙鉤既偽詩更誤。向謂上等，實錯！」為太上皇時期所題，可知他先前均視此為上等真蹟，晚年方認為此作為雙鉤廓填本。趙孟頫〈煙江疊嶂詩〉同樣也是真蹟，卻被乾隆皇帝視為雙鉤作品。這當然跟他晚年視力下降有很

大關係，畢竟雙鉤判斷需要較好的視力，加上他又十分排斥眼鏡的使用，與喜愛眼鏡的雍正皇帝剛好相反。儘管他自豪地在王羲之〈快雪時晴帖〉寫下「予八十有三不用眼鏡」之語，種種跡象所反映出的卻是不爭的衰老事實。

### 行距寬舒·用筆流暢

#### 宋米芾〈尺牘〉卷

米芾（1052-1108），初名「黻」，四十一歲以後改作「芾」。字元章，號海岳、南宮，襄陽（今湖北襄樊）人。兼善詩文、繪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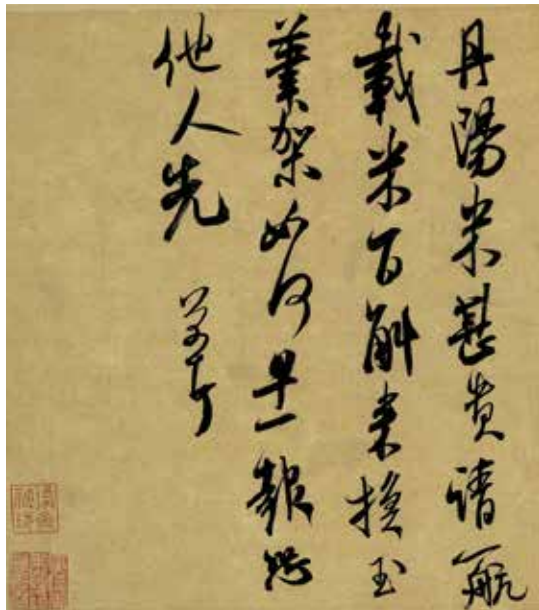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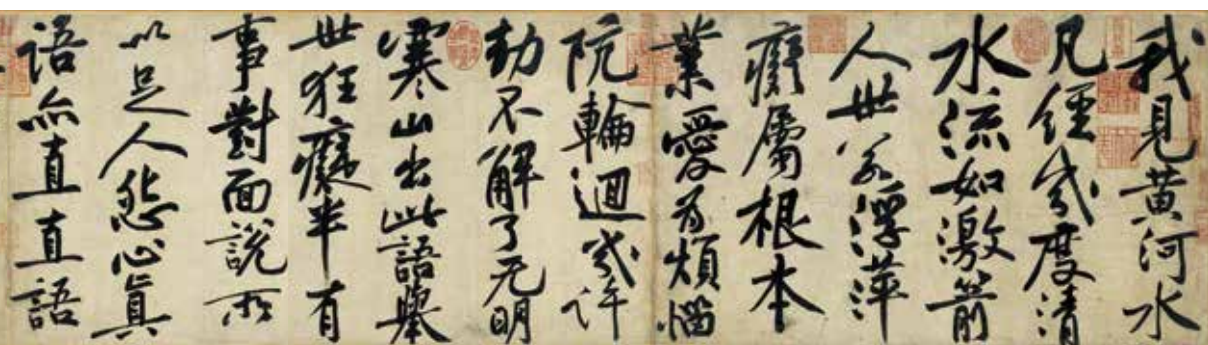


圖3-1 | 宋 米芾 尺牘 卷 局部 丹陽帖 紙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書法，富收藏，精鑑別，書法與蔡襄（1010-1067）、蘇軾（1037-1101）、黃庭堅（1045-1105）並稱「北宋四大家」。著有《硯史》、《寶章待訪錄》等書傳世。

此卷集結〈面諭帖〉、〈伯修帖〉、〈晉紙帖〉、〈王略帖〉、〈玉筆格帖〉、〈丹陽帖〉、〈此石帖〉、〈惠柑帖〉、〈戲成呈司諫台坐帖〉等九件墨蹟（圖3），研究指出分別書於徽宗崇寧元年至五年（1102-1106）之間。字距緊湊，行距略為寬舒；結字縱長左傾，強調敬側取勢；筆性健挺，用筆使轉

饒富變化，節奏流暢，顯示出此一時期穩健成熟的書法風格特色。書札託人購取王羲之（303-361）〈來戲帖〉、〈王略帖〉書蹟、宋人翟院深（生卒年不詳）山水畫及竹紙、玉筆格、奇石等，末一幅書致友人七言詩作一首，追憶三十年前任職湖南長沙遊歷之事，得以窺探米芾宦途奔波之餘，仍然念念不忘書畫文玩的購藏，且往往不惜重金覓求，字字句句真情流露，可以說是晚年平生心志所寄的綜合呈現。

九件書作入清後皆為王鴻緒（1645-17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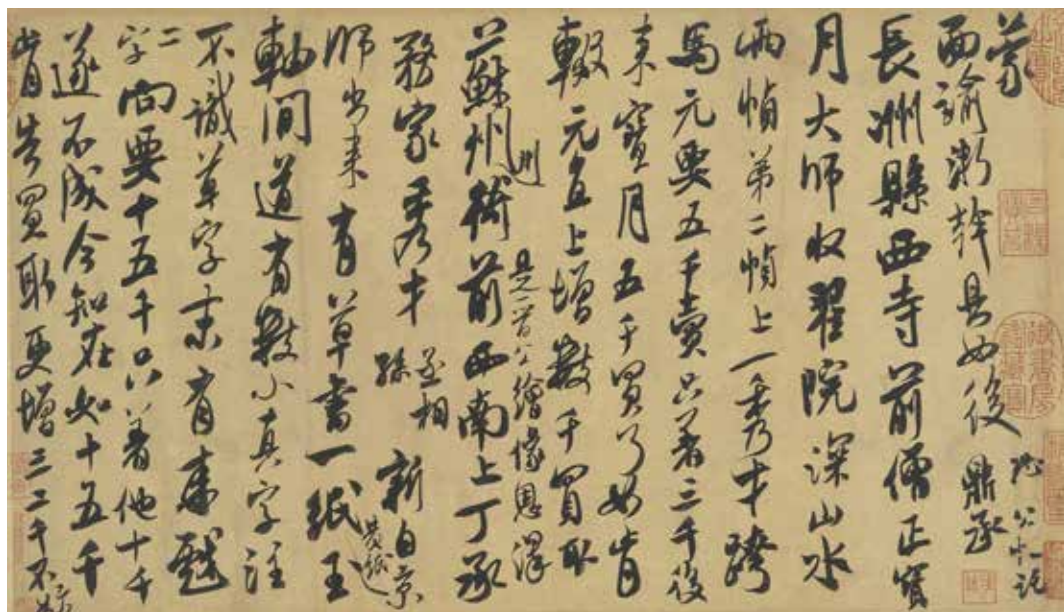


圖3-2 宋 米芾 尺牘 卷 局部 面諭帖 紙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所庋藏，並合裱為一卷。乾隆朝（1736-1795）時經《石渠寶笈》初編著錄，編刻在《三希堂法帖》之中。

##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

### 北宋徽宗〈夷則鈔鐘〉

青銅鐘流行於兩周時期（西元前 1046-西元前 221），主要作為宗廟祭祀、饗宴活動的樂器，例如《詩經·小雅·楚茨》為周王祭祀祖先的樂歌，其中詩句「禮儀既備，鐘鼓既戒」，表示奏鐘鼓以告禮成。又如《詩經·小雅·彤弓》以「鐘鼓既設，一朝饗之」，描述宴會的隆重盛大。院藏西周晚期〈宗周鐘〉為周厲王鑄器作銘，載其南征功業；院藏春秋中期〈子犯甬鐘〉，一套八件的編鐘，顯現東周貴族的身份階級與財富，以上皆可見青銅鐘在三代的實際用途，以及作為先秦禮樂思想的物質表徵。

宋徽宗（1082-1135；1100-1126 在位）於即位之初，便亟思「雅樂」，以春秋時期的青銅編鐘為式樣，製作成套樂器「大晟編鐘」。崇寧四年（1105）完成「大晟新樂」，隨後設立掌管音樂的專屬機構「大晟府」，將失傳已久的三代古樂，重擬出十二律。宋徽宗建立禮樂制度，即是為實現三代精神的具體措施，並用於政治、社會秩序的規範和人民的心智教化。

〈夷則鈔鐘〉（圖 4）是「大晟編鐘」的其中一件，為平口式，鐘鈕作相向的雙龍造型，器身以交錯的立體蟠虺紋裝飾。鐘鈕上的蝙蝠祥雲紋鑲金鈎飾為後配，中間配以元末明初乳丁璧，兩側為啣桃及啣芝螭虎。（圖 5）鈔鐘鈕間鑄有銘文，一面書十二律中的「夷則」，經過現代測音，為升 G 調。另一面銘



圖 4 北宋 徽宗 夷則鈔鐘（附宋代至明代玉飾件、鑲金鈎）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文為「大和」，原應為「大晟」，可能是靖康三年（1127）金人掠奪宋朝宮中樂器，將「大晟」刮去，改為「大和」。「大晟新樂」為北宋對於先秦禮樂文明的追求與理解，〈夷則鈔鐘〉則見證了宋徽宗及其官員對於古樂的詮釋和成果展現。



圖5 | 宋代至明 鑲金鈎玉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栩栩如生·兢兢業業

### 北宋至金定窯系〈白瓷嬰兒枕〉

這個兩手環抱、趴臥榻上的小童，一雙彎月似的眉、明亮的杏眼和秀氣挺直的鼻樑十分清秀可人；微張小嘴吐舌的神情，顯出活潑可愛的個性；胖嘟嘟的臉頰則令人總想捏上一把。（圖6）陶工精湛的雕塑技術，將小童神態表現得栩栩如生又討喜。應該有不少人記得，他就是「國寶總動員」卡通裡調皮的主角——「北宋定窯白瓷嬰兒枕」（圖7）膚色較黃的弟弟。這對兄弟長得恍若雙胞胎，如何判斷出他是弟弟呢？除了顏色較黃、裂痕與雜質較多等胎釉特徵，他穿著的背心上纏枝花卉的印花風格，看起來較接近生產年代稍晚的北宋至金代（十二世紀）的定窯系

白瓷。仔細觀察他身上的衣服，比起哥哥身上蓬鬆柔軟、宛若真實布料質地的服飾，也略顯硬梆梆、程式化一些。話雖如此，背心細緻地呈現出縫線與布料拼接的樣子，仍展露出陶工的用心。

這種模樣的定窯系白瓷嬰兒枕，包含北京故宮博物院典藏的一件在內，存世僅三件，相當珍貴。根據研究，清乾隆皇帝在乾隆三十六年至四十一年（1771-1776）期間，獲得足有十一件的定窯瓷娃娃枕，不僅多次命人配錦墊、木座，更寫了十首詩為之歌詠。<sup>1</sup>哥哥枕的底座上即有雋刻的乾隆御製詩，提到他將這類娃娃枕視為警枕（或因枕內泥塊一搖晃便會作響），提醒自己應保持兢兢業業、勤政愛民的態度。



圖6 | 北宋至金 定窯 白瓷嬰兒枕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7 | 北宋 12世紀 定窯 白瓷嬰兒枕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白瓷嬰兒枕〉器底 清乾隆皇帝御製詩文

## 生機初萌·春暖鴨先知

### 宋至元〈玉鴨〉

興起於宋元時期的文人品味，在千年之後仍然影響著現今的審美標準。文人首重文化修養，講求品德、學問以及才情，藝術的創作以及品鑑皆和這些原則緊密相關。今人很容易親近這隻稚樸的黃玉小鴨（圖8），除了可愛無邪的外形，也因為大家仍然熟悉宋元著名文人的生平以及經典詩文，所以才能和他們心靈相契，理解作品所蘊含的文人內涵。

黃玉鴨歪首環視、身軀圓潤、豐臀微翹，小小的雙蹼似乎難以撐起全身的重量，憨態可掬的身形，以及純真好奇的表情，令人感到大地春回、生機初萌的喜悅。

大文豪蘇東坡（1037-1101）品鑒作品時曾說「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看到這隻黃



圖8 | 宋至元 玉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玉小鴨，腦海自然出現蘇東坡描寫早春美景的名詩：「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蒹葭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這首生氣盎然詩作是東坡居士觀畫之後所得，為何我們觀看黃玉小鴨也會感發聯想同首詩呢？其中的樞紐就在於千年與共、詩畫合一的文人品味。

小鴨的頭部局部和雙蹼皆略為染色，整體更添童趣和美感。

## 畫龍點睛·金榜題名

### 明〈玉鰲魚花插〉

「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是古代科舉制度下萬千讀書人的殷切企盼。倘若通過了鄉試、會試和殿試的層層考驗最終掄元，那光顯門庭、名動天下的際遇變化，就如同水中平凡的魚兒幸運躍過龍門，即刻幻化為神龍，絕地高舉，差別之大判若雲泥。

本件〈玉鰲魚花插〉（圖9）的主題即在





圖9 明 玉鯨魚花插（附木座）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描繪河魚躍出浪花、即將轉化為神龍的瞬間。身軀雖然仍是魚形，但是龍首已成、昂揚向上；圓睜雙目、自顯威儀；犄角初生、神性暗合；銳齒稍長，不怒自威；龍鬚蜿蜒、蘊藏力量；龍耳增生、已脫平凡；魚鰭變化、將成氣雲。腹部並有小龍陪伴其旁，確實是隱喻金榜題名的巧思傑作。

以玉為材質的鯨魚花插在明代出現，說明玉料在此時已趨於商品化，才會出現此種全然世俗化的題材和日常化的使用功能。為了強調龍魚的身形特徵，鼻和嘴、角和耳、鬚和鰭、背和尾，皆染為深淺不一的墨色，眼珠更是渲染上淡淡的黑色，「畫龍點睛」之妙在此顯露無遺，卻更加突顯出商品化的特徵。

科舉掄元成為狀元後，將立在殿階中的

浮雕鯨魚頭上以迎榜，所以稱為「獨占鯨頭」，本件鯨魚花插寓意功名富貴，而不失藝術美感，實為深具創意的精巧作品。

## 弄假成真·青白分明

### 清〈翠玉白菜〉

〈翠玉白菜〉（圖10），玉雕的題材親民，是國內外人士對院藏的共同記憶，詩人余光中描繪翠玉白菜是一件「弄假成真，比真的更真」的作品。除了擬真的形象，玉匠也善用緬甸玉石原礦的色彩，以透亮如冰的綠翡雕出鮮綠的菜葉；紫、白翡作菜梗。菜梗局部呈現淺黃霧狀色澤，黃霧是翠玉白菜玉料風化的皮殼層與翡翠層之間的皮色，因石皮經過氧化作用，受褐鐵礦礦物沁染而成。<sup>2</sup> 據此觀察，玉匠在琢磨翠玉白菜的表面時，刻意留下一層近石皮的黃霧，使整件作品的色彩更趨逼真。白菜，古人稱之為「菘」，寓意士人要淡薄自甘，不惑於富貴，為官則不能忘記經世濟民的使命。<sup>3</sup> 清乾隆皇帝〈蘿蔔霜菘〉御製詩則取白菜的色彩，有「寫將清白示兒孫」，<sup>4</sup> 告誡子孫為官要如白菜一樣的「青白」分明。

余光中再誦逼真，「否則那栩栩的蝨斯，為何至今還執迷不醒，還抱著猶翠的新鮮，不肯下來。」翠玉白菜上兩隻大、小草蟲：大蟲為雄性蝨斯，正壓低身軀奮力嘶鳴，期能引來雌蟲；另一隻為小蝗蟲，與蝨斯一樣多產。在古代玉雕「圖必有意，意必吉祥」的習俗下，蝨斯扮演「蝨斯之徵」或「蝨斯衍慶」等祝頌子孫眾多的角色。如果，我們將白菜及兩隻草蟲的寓意加起來，翠玉白菜應該有期許眾多子孫都能覺悟身負經世濟民帝王使命的意涵。<sup>5</sup>



〈翠玉白菜〉局部 蝗蟲

### 絮語

除此八件人氣文物，本院尚有許多寶貝等您來探索，敬請期待「人氣國寶」續集，並希望與您再相會。

何炎泉、陳建志任職於本院書畫處  
林容伊任職於本院南院處  
張蒞、陳玉秀、蔡慶良任職於本院器物處



圖 10 | 清 翠玉白菜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註釋

1. 黃蘭茵，〈北宋定窯白瓷嬰兒枕〉，《故宮文物月刊》，345 期（2011.12），頁 117；余佩瑾，〈得佳趣——乾隆皇帝的陶瓷品味〉（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2），頁 62。
2. R. Hughes et. al., "Burmese Jade: The Inscrutable Gem," in *Gems & Gemology* 36, no. 1 (2000 spring): 2-26.
3. 施靜菲，〈關於翠玉白菜與象牙球的一些事〉，《故宮文物月刊》，288 期（2007.3），頁 4-10；吳誦芬，〈白菜大觀〉，《故宮文物月刊》，314 期（2009.2），頁 119-128。
4. 〈清〉清高宗，《清高宗御製詩文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1），集 3，卷 57，〈蘿蔔霜松〉，頁 22。
5. 陳玉秀，〈宋代花器類型及其對後世的影響〉，收入陳玉秀、林容伊編著，《花事·閑情—品味花器與生活》（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9），頁 269-294。